

章忠民 著

黑格尔

理性观研究

HEIGEER LIXINGGUAN YANJIU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财经大学资助出版

# 黑格尔理性观研究

章忠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理性观研究/章忠民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9

ISBN 7-81098-137-4/B·000

I. 黑… II. 章… III. 黑格尔, 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  
研究 IV. 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2201 号

HEIGEER LIXINGGUAN YANJIU

**黑 格 尔 理 性 观 研 究**

章 忠 民 著

责任编辑 刘光本

封面设计 周卫民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850mm×1168mm 1/32 6.75 印张 175 千字

印数 0 001—1 500 定价: 19.00 元

## 内容提要

本书力图突破黑格尔研究的既有模式,在尽显黑格尔理性观念其自身的结构过程中,诠释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及其对人类认知的引导作用,由此揭示黑格尔理性观成为现当代各种思潮批判的焦点之秘密所在,标示出黑格尔理性观的当代意义,提供解读黑格尔的新思路。具体要点如下:

### 1. 黑格尔理性观成为各种思潮批判的焦点的原因及意义

黑格尔理性观既是对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总结和精炼,又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各自批判的焦点。本书认为,黑格尔理性观堪当此任首先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无限的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源自黑格尔理性观内在的矛盾结构及由此矛盾结构而产生的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原则。

### 2. 黑格尔对理性自身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矛盾结构的设定和作用

黑格尔在前人思想发展基础上所揭示和设定的理性概念有其崭新内容,它达到了理性自身的逻各斯的逻辑规范性与努斯的自我超越性的矛盾对立统一,实现了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转变,超越了知性的对立、片面,既避免了逻各斯主义那种因丢失内在生命力、动能而陷入僵硬、抽象的逻辑、范式,又防止了努斯主义(神秘主义)那种因缺乏逻辑、规范而坠入神秘、痛苦的冲动、任性,而真正步入了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

### 3. 黑格尔运用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实现了思想与现实的和解,人类由此进入崭新的理性视界

黑格尔通过对理性确定性与真理性内在矛盾结构的揭示和设

定,进而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展开而实现了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有效地达到了主观的自觉理性与客观的存在理性的统一,进而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理性视界,由此开启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

#### 4. 黑格尔理性观的当代意义

现当代西方哲学在否定、抛弃黑格尔之后,又面临新的理性危机,陷于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苦恼。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重建辩证理性、重返黑格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研究、探索黑格尔理性观,发掘其内在的张力,释放其当代意义,关心它的命运,其实就是关心理性主义的命运,关怀人类自身未来发展的命运。

## 前 言

在西方哲学中,理性(Vernunft/Reason)与哲学密不可分,就像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关于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的探求,还是对诸如真理、规律、客观性、必然性、确定性等的追究,无一不与理性紧密相联。理性是其根据和基础,而它们则都是理性的变相。理性是绝对的,它体现于一切事物之中,理性为历代哲学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石,构成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理性又是相对的,它通过具体事物得以展现,有其不同的版本和变相,它在不同的事物中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方式,而不同时代不同的哲学家对理性的表达又因其条件、能力、视野的不同而各有差异,由此演绎出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理论观点。前者体现了理性的逻辑普遍性的无所不在的规范性,后者则体现了理性的自我超越性的无所不能的推动力。其实,两者都只是理性的无限张力不同的演绎和表现。

黑格尔的理性观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集大成,他对理性的透视和把握之宏大、深刻及多层面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黑格尔通过对理性概念在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矛盾的发掘及对理性自身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结构的解读,冰释、消解了前人在理性发展过程中难以把握的诸多矛盾和难题(如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现实等对立和矛盾)。同时,黑格尔对于体系完整性的追求和对历史意义的终极性理解实际上与他对理性的自由本质的界定和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造成其思想

的内在矛盾。同时,黑格尔对于绝对、纯粹的绝对追求和偏好,驱使他将理性嬗变为无人身的绝对精神,最终使本来最具主观能动性的理性主体反倒成了无主体的东西了。黑格尔理性观的这种矛盾的二重性实际上构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起点,同时也成为备受批判的焦点。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既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深刻批判,也有科学主义思潮的尖锐否定,还有当代辩证理性观的重建。从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叔本华直接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公开较量并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到当代西方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社会合理性的重建,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多,其间人类还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洗劫。然而,对于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否定,非但没能像批判者所想象、承诺的那样,给人类以解放和福音,反而使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困惑和危机之中。反倒是那被否弃的东西即黑格尔的理性观依然给人以希望并以此照亮人类的存在与意义。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消解和诋毁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理性的发展,拓展了理性的层面,但是由于它难以找到和解、统一理性内在矛盾的途径,终究只是理性主义步入歧途、一种错误的表达,它既无力拯救西方文明的衰落,也不能减缓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样,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逻辑合理性的片面追求和重建,对理性有所发展,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夸张,既无法揭示科学历史及科学理性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也无法真正摆脱它自己所竭力反对的“基础主义”阴影,更无力承担主导西方文明发展的重任。当代解释学对于合理性的重建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因其对理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社会性与个体性、工具与目的、逻辑性与历史性的矛盾关系无法澄明,最终亦难走出理性的困惑。

对现当代西方哲学所陷入的这种矛盾与困境,冷静、认真的反思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不敢苟同那种杞人忧天的过度悲观失望,我们确信理性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生命力,相信理性的进

步和发展往往总伴随着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这种矛盾与困境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批判中多有曲解和逃避。黑格尔的理性观并非仅仅是他个人天才的洞见和艰苦卓绝探索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人类理性发展进步的产物和结晶,正如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揭示出“目的性”是理性的核心内容在今天依然有效一样,黑格尔对理性的矛盾与和解这一本质性特征的揭示,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应有的思想效力。尽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解读和设定,很难超越传统哲学的视界和意识哲学的局限,但是黑格尔通过对理性自身的逻各斯与努斯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的透彻领悟和凸现,并由此揭示的理性矛盾内在结构及对理性矛盾的具体展开,解开了事物变化、运动、发展及其根源之谜。他对理性矛盾自我和解原则和功能的辩证解读,更是显现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在的同根同源与对立统一,照亮了人类对世界、人类社会、思维和对自我的认识道路。如果说柏拉图由于对理性的抽象和绝对化而构筑起理念王国,使人类走出了晦暗的感性洞穴,那么黑格尔则因为对理性的矛盾与和解的凸现使人类脱离了固执的知性的峡谷,并将现实王国也是理性的王国交还给人类。此后,才有了所谓的非理性主义的反动,才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黑格尔理性观的确立标志着人类意识发展进入了一种辩证理性的层次,由此带来的崭新的理性视界则预示了传统哲学(知识型)向现代哲学(实践型)的转变,对于它的理解和应用并非几代人就能完成的,这就像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的最好理解还是由相隔遥远的黑格尔、海德格尔提供的。沿着黑格尔给我们凸现的理性的矛盾与和解这条线索,我们不仅可以找到黑格尔解决前人留下的理性难题的关键所在,而且还可以寻到当代人在理性问题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的症结,这正是我们认真深入研究黑格尔理性观的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当然,对黑格尔究



竟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法强求一致的,这就像我们也不能强求黑格尔理性观对后人产生的影响,应该只有一种定势一样。这就使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在现代社会》这本论文集的编辑者 Ardis B. Collins 在其引言中的感慨:“人类的存在,特别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是在几种方式上被不同的对待(即:对抗、擅用、对话)。”他指出在他所编的这本论文集中同样也向我们显示了“在现代社会黑格尔(所遭遇到)的所有这三种待遇(论述)——对抗、擅用、对话,甚至是一种复合体,是这些待遇的微妙的混合。”(Ardis B. Collins: Introduction- Hegel and Other, Publish in “Hegel on the Mordern World”, Edited by Ardis B. Colli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X) 对待黑格尔理性观会有不同的态度,必然也会由此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这些不同和差别并不(实际)影响我们对于它的共同的关注(这种关注既可能以肯定的方式出现,同样也可能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因为我们深知,对于黑格尔理性观命运的关注,对于理性主义前途的关怀,就是对我们人类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

# 目 录

|                        |    |
|------------------------|----|
| 内容提要                   | 1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前黑格尔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和演变  | 1  |
|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和形成   | 1  |
| 一、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            | 2  |
|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努斯与逻各斯的发展   | 6  |
| 三、亚里士多德综合努斯与逻各斯的尝试     | 9  |
| 第二节 近代哲学关于理性思想的发展      | 12 |
| 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 12 |
| 二、斯宾诺莎的实体自因和莱布尼茨的单子    | 14 |
| 三、经验论对理性观念的理解          | 16 |
| 第三节 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发展的逻辑进程   | 18 |
| 一、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 19 |
| 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             | 22 |
| 三、谢林的绝对同一              | 25 |
| 第二章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 29 |
| 第一节 逻辑规范性:作为本质与普遍根据的理性 | 30 |
| 一、对知性范畴论的批判            | 30 |
| 二、逻辑规范性                | 34 |

|                             |     |
|-----------------------------|-----|
| 三、语言和反思的颠倒·····             | 37  |
| 第二节 自我超越性:作为自由精神的理性·····    | 44  |
| 一、内在的超越与超越的内在性·····         | 44  |
| 二、理性超越的途径·····              | 49  |
| 三、理性超越的方向:从有限到无限·····       | 56  |
| 第三节 从知性到理性·····             | 60  |
| 一、知性对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割裂·····    | 61  |
| 二、理性对知性的超越与扬弃·····          | 63  |
| <b>第三章 黑格尔理性的发生学</b> ·····  | 67  |
| 第一节 确定性与真理性·····            | 67  |
| 第二节 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          | 71  |
| 一、这一个:自我和对象·····            | 72  |
| 二、这一个:意谓与共相·····            | 73  |
| 三、认识与对象关系的反转·····           | 75  |
| 四、感性确定性的真理:共相、普遍性·····      | 76  |
| 第三节 自我意识的确定性·····           | 78  |
| 一、自我意识、欲望、生命·····           | 80  |
| 二、主人与奴隶·····                | 83  |
| 三、自由与苦恼(意识)·····            | 86  |
| 第四节 理性确定性·····              | 89  |
| 一、观察的理性·····                | 91  |
| 二、行动的理性·····                | 92  |
| 三、自在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          | 94  |
| <b>第四章 黑格尔理性矛盾的展开</b> ····· | 98  |
| 第一节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 98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          | 104 |

|                                     |     |
|-------------------------------------|-----|
| 一、历史的回顾 .....                       | 106 |
| 二、“目的理性”的确定 .....                   | 109 |
| 三、目的理性的内在环节:主观的目的、工具、完成的目的<br>..... | 112 |
| 四、工具理性对目的理性(超越)的高明之处 .....          | 118 |
| 第三节 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 .....                 | 121 |
| 一、历史与逻辑的矛盾 .....                    | 123 |
| 二、对历史的合理性解释 .....                   | 130 |
| <b>第五章 对黑格尔理性观历史命运的考察</b> .....     | 139 |
| 第一节 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态度 .....                | 140 |
| 一、非理性主义对黑格尔的工具理性的批评 .....           | 140 |
| 二、科学主义对黑格尔理性“非科学”的指责 .....          | 146 |
| 三、非理性主义对黑格尔努斯精神的扩展和发挥 .....         | 149 |
| 四、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曲解 .....            | 155 |
| 五、胡塞尔现象学对理性的重新奠基 .....              | 159 |
| 第二节 当代辩证理性观的重建 .....                | 167 |
| 一、伽达默尔 .....                        | 168 |
| 二、哈贝马斯 .....                        | 178 |
| 第三节 对黑格尔理性观的评价 .....                | 187 |
|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二重性的揭示 .....             | 188 |
| 二、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型 .....                | 192 |
| <b>参考文献</b> .....                   | 198 |
| <b>后 记</b> .....                    | 204 |

# 第一章 前黑格尔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和演变

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渊源流长,理性精神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黑格尔理性观不只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改造和突破,也是整个西方理性传统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历史现实。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前黑格尔哲学中有关理性观念的提出和演变,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及取得的认识成就、内在发展的逻辑线索和规律,应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

##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和形成

古希腊哲学从其产生之日,就把认识整个世界、把握世界的共相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无论是早期自然哲学家用水、气等元素解释万事万物的存在与来源,还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提出逻各斯、努斯以说明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亦或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创立理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其用意都只有一个,即把理性的世界理性地加以解释和把握。理性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哲学,经历了几千年演变,其间有关理性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无论就其表现形态、特征,还是其内在构成、功能和地位、作用等,都不断变化和发展着。但是,至今理性的核心内容仍然可以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λογος)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Nous)加以概括(邓晓芒教授在其著作《思辨的张力》有详细、精辟的论述)。赫拉

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提出逻各斯、努斯概念,苏格拉底、柏拉图则进一步发展其实质内容,最后亚里士多德将努斯与逻各斯统一于“目的性”之中,构成了对理性概念的初步理解。

### 一、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

古希腊早期哲学家试图从自然中找出某种能产生世界万物及其变化的根据,也即“本原”或“始基”。这就是泰利士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或无定形)、阿那克西米尼的“气”。但是,由于其表达的感性局限性,这些元素均无力完成其作为普遍性的始基的使命。毕达哥拉斯的“数”由于超越了感性经验的质的规定,而实现了对世界本原探究的飞跃,但依然未能真正摆脱感性世界的量的规定。然而,由于“数”的概念包含着“一”的原则,并且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得以确定的,这就为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概念作了思想准备。

赫拉克利特提出“变”的原则:“一切皆变”,无物常在,仅“一”常存,有与无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存在于万变之不变中。“对立物存在于同一东西中。”<sup>①</sup>赫拉克利特对“变”这个概念的具体阐释,带来了历史转折。他以火作为万物的始基并用火来体现变的原则。火与水、气、无限相比,不再是盲目被动的可塑性,也不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给它定形,而是自己塑造或创造自身,并为自己定形。“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sup>②</sup>火是有定形和无定形的统一,是作为“变的变”,是自己运动的,具有自身的分寸、规律和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逻各斯”(λογος)。赫拉克利特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0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页。

残篇开头就向世人提出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逻各斯)。他说:这“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或译道)虽然万古长存,可是人们在听到它之前,以及刚刚听到它的时候,却对它理解不了。一切都遵循着这个道,然而人们试图像我告诉他们的那样,对某些言语和行为按本性——加以分析,说出它们与道的关系时,却立刻显得毫无经验。另外有些人则完全不知道自己醒时所做的事情,就像忘了梦中所做的事情一样。”<sup>①</sup>在他看来,“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逻各斯)是大家共同享有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的共同的東西,尽管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是,好像都有自己的逻各斯一样,但逻各斯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即统一性、普遍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把这种普遍性、这种在对立中统一(有和无是同样的东西)叫做命运,它是变化的尺度、规律、语法,它既要超越感性世界又要对此加以规范。它是变中不变,是贯穿在全体存在中的绝对关系。它不是抽象的数或量的关系,而是质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之变就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对立统一关系。“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sup>②</sup>赫拉克利特将存在与非存在作为变本身的两个环节,引入哲学思维,将它们的关系看做是变化的规律、尺度、逻各斯。这种含义的逻各斯最后演变成“理性”的意义,构成理性的重要内容。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作为对于世界的安排或结构,同时给变动不居的世界以“定形”即赋予绝对的不确定性(火)以绝对确定性。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尺度、规律、语法。它要超越感性世界来对之加以规范。后人对逻各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即它是一种精神活动,但却是有客观效准的活动,是展示给人看并能得到别人同意的活动。赫拉克利特这位“爱哭泣的哲学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2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3 页。

家”，不管人们像每人都有自己的逻各斯那样行动，但他却仍然坚信逻各斯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逻各斯是一。

阿那克萨哥拉用“种子”取代了爱利亚学派惟一不动的存在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水、气、火、土），他认为无数在质上根本不同的种子构成世界，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种子的结合和分离造成的，而努斯（Nous，又译心灵）则是这些多个存在的结合和分离的造成者。阿那克萨哥拉说：“将来会存在的东西，过去存在过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以及现存的东西，都是努斯（Nous）所安排的。”<sup>①</sup>他把心灵、思想或一般的心智认作世界的本质，认作绝对的推动者，心灵推动一切。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对于感性世界的超越和规范需要动能，“火”虽然是能动的，但本身还陷在感性世界之中。“火只是过程，还不是独立自存的规定者”，但“在‘心灵’里面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定，在心灵中有着目的、善。”<sup>②</sup>从心灵中就可以引申出一切事物来。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提出回应了这种需求，努斯是自身规定的活动性，代表心灵的能动性，它使理性灵魂最终跳出感性束缚，达到自身的目的。努斯的动能不再是感性世界中互相牵制、依赖的功能，而是超越感性世界的，因而是终极的、本质的动能，是世界的原始动能。

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古希腊哲学家将精神从自然物质中解脱出来的努力，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说：“别的东西都具有着每一事物的一部分，但是心灵（Nous）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淆，而是单独的、独立的、自为的。”<sup>③</sup>努斯自己规定自己，又规定对方，进入自己建立的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9 页。

②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54～355 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9 页。



对立中,却又消灭这对立,统治这对立,返回自身,这个活动就是实现目的,返回心灵、思维的过程。努斯就是在自身规定中保持自身的东西,就是有精神理智活动的生命体。但是,努斯并不只存在于人那里,而且也是世界的真正本体,推动万物的原动力,是世界的普遍精神。这一点对黑格尔自觉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和解思想影响颇深。

阿那克萨哥拉努斯的问世开始以目的论代替物活论,人类的视界不再局限于维系精神自身为“一”,而且要使世界成为一,成为善的、真的世界。努斯是作为推动者贯穿并联结人的灵魂和整个世界的内在活动和目的。一方面,努斯的提出为解决“运动的开端”这一令古代哲学家伤脑筋的问题作了合理的尝试和准备,“面对这一困境,阿那克萨哥拉以为在那个自我运动的,一向无所依赖的‘努斯’身上找到了特别的救星”。<sup>①</sup>另一方面,努斯的提出是直接针对一与多、无限与有限等难题的,它提示人们,用一般的感觉、理解是无法真正掌握无限的。无限是理性追求的一个对象,必须超出感觉对象的范围在思想上把它作为理性的问题提出来。努斯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超越有限的、受束缚的、感性的事物面对无限目的和自由的追求,它代表纯粹精神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从努斯出发把握无限,使得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开始了明朗化,不再处于那种思维与思维对象浑然不分的状态。这就为迎来古希腊哲学理性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思想铺垫。

这样,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既赋予了世界以秩序、规律,又提供了背后的推动者和原因。理性统治并推动世界,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及结合和由此而来的思想张力形成了古代最初的理性概念,也构成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的两个古代来源,蕴含着理性的逻

<sup>①</sup> 尼采著,周国平译:《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5 页。